

書叢藝文代現

集蛻蟬

著 林 雪 蘇

行印館書印務商

蘇雪林著

現代文藝叢書
蟬

蛻

集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上海初版

(*86524滬報紙)

現代文藝叢書 蟬蛻集 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蘇雪林

發行人 李宣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蟬蛻集題記

四年前我受中央宣傳部的委託寫了一本南明忠烈傳。當時便曾在自序裏宣稱，『本書所介紹的幾百個抗清復明的志士仁人，大半可作詩歌，小說，戲劇的資料，筆者願意將此書公開於海內著作家之前，替新文學開一條新路。至於筆者自己，則將利用這書故事，淪發自己創作的泉源，是更不待言的。』在那個時代裏，可歌可泣的故事確乎不在少數，即在拙著中，我預定作爲短篇小說題材者也不下十六七處之多。三年前應文藝月刊之約，寫了篇『偷頭』，人事匆忙，無暇續寫。次年應文化先鋒之約，又寫了一篇『蟬蛻』，一擱又擱了一年。去年春間才接連寫了『黃石齋在金陵獄』等四五篇。本想還繼續下去，將預定十六七種題材一齊實現爲短篇小說。但歷史小說究竟不比其他創作，想像與參考同等重要。因在抗戰時期，搜集參考材料過於困難，寫作的興趣，也就減退不少；何況我還有教書改課，以及那永遠鬧不完的家庭瑣務之牽纏呢？再耽擱下去也不是辦法，所以將已發表的五六篇，收於本集，先行出版。其餘諸篇，以將來興趣集中與否及參考材料搜求易否爲轉移。問題若落在肯定方面，則還有續集問世的可能，不然，則我對於南明歷史小說的嘗試就此便算結束了。

本書『王禿子』一篇與前刊五篇，性質並不一律。故事乃根據寄園寄所寄的『王長年』一則筆記，更參考明史和明史紀事本末，加以渲染而成。明代倭患幾與國運相始終，其間也有

很多的可傳的軼事，我本想廣搜此類材料，寫短篇小說若干種，另纂一集。但僅成『王禿子』一篇，又以材料及時間精力無以為繼而罷。現在只好在蟬蛻集中，作為一篇附錄而已。

一個人沒有什麼話可說而偏要說時，便免不了要發生許多扭扭捏捏，拿腔做勢的醜態。若他原有滿肚皮的話想說，那麼，他只有揀選最單純最直捷的詞句，把他的概念表現出來。記得詩哲徐志摩形容自己用詩歌或散文的型式來爬梳鬱勃於胸中的感情思想時，是『救命也似的迫切』。這話真不媿出於一個真詩人之口。試想當一個人表現思想到『救命也似的迫切』的時候，還有工夫去慢慢繞圈子麼？近年以來，我對於現代中國文壇所流行的文體，不知何故，很覺厭惡，覺得舊小說的體裁，造句單純，表意直捷而有力，富有質樸渾健的修辭之美，比流行文體可愛得多了。所以本集裏有幾篇文章的體裁，有意採取中國舊小說，可說是我個人用舊瓶裝新酒的一種試驗。況且我寫作時要說的話都爭先恐後地湧向筆端，又搶着要傾注到紙上，連自己也約束不住。思想的表現，的確有徐詩哲『救命也似的迫切』的感覺，那裏還來得及在詞句上吞吞吐吐做工夫？但話雖如此，我採用舊小說文體時，也曾加以鎔鑄之功，並非呆板地採用幾個舊套，幾句舊調，便算了事，我想一般的讀者讀我這本集子時，對於這一點，一定是可以感覺到的吧。

歷史小說最易犯的病症是『時代錯誤』的那一端。譬如以『稱謂』而論，現代中國新式歷史小說，便很少令我滿意的。但本集也不過避免元曲道白裏以廟諱稱在位帝王的那類笑話，其

他還值不得考證家一駁。又如『談吐』一端，中國智識階級及仕宦者流與普通社會大不相同，本書對此却曾盡過最大的努力，其中也免不了有些現代言語流露於古貌岸然者之口，但這是普通歷史小說家的通病，不獨我一人爲然。若以『時代錯誤』爲作者笑，我亦俯首無辭。然現代言語其實有許多已見於中國古書，筆者以前便曾從古書裏尋出數十條，預備寫篇文字，後來聽說有人已在做這種工作，才攔開自己的計劃。總之，上述這些病痛，不是作者沒有能力避免，實是不願避免，創作與考證，截然兩事，若必以考證用之於創作，則難免要斷送創作的生命。真正出色當行的小說，反非教授與學者所能寫出，個中消息，不難窺見一斑。

歷史小說也和歷史一般，其任務不在將過去史實加以復現，而在從過去事跡反映現在及將來，所謂『彰往察來』，使人知所鑒戒。我們現在的抗戰，係爭取最後勝利，準備將來再造國家，復興民族，與明朝之終於滅亡，當然絕對不同。但抗戰時期內，種種可惡可悲的現象與過去時代相類似者却也未免太多了。本書在此等處極力加以揭發，也無非想教讀者觸目驚心，由消極的戒懼，起而爲積極的矯正與補救。然本書僅提供了一個物價無限制上漲之危險，與一個貪污官吏爲害國家的實例，其他想敘述的都未曾如願，自己亦頗抱憾。我只希望抗戰前途從此一步步趨向光明，過去種種可悲可惡的現象，從此永遠消滅。以後我不寫續集則已，寫則無非表彰忠烈，不再揭發奸邪，就是說，在我作品裏，只見光明面，不見黑暗面，如此，則不但讀者感覺愉快，在我自己也可以避免下筆時種種不快的情緒，豈不好麼？

目次

題記

黃石齋在金陵獄

偷頭

蟬蛻

迴光

秀峯夜話

丁魁楚

王禿子

.....一

.....二一

.....三七

.....五二

.....七二

.....九一

.....一〇六

蟬蛻集

黃石齋在金陵獄

從來說君子可欺以其方，何況我們的黃道周，卽當時有名的石齋先生，原是個直腸人，又還是個不大明白人情世故的學者，所以這一回竟着了人的道兒，好端端地被清人捉住，解到南京，拘留起來了。

事情經過是這樣：當江南各郡縣因反抗薙髮令而倡義時，徽州金聲和江天一也起兵響應，但爲清兵所攻，形勢危殆。黃道周帶兵由廣信出衢州去救徽州，到了婺源縣，忽有一個漢子自稱係黃閣部舊門生，有要事求見閣部。允許他進了營帳，燈光下，有些面善，但不能確切喊出他的姓名。那人道：門生就是許虎臣，老師難道忘了麼？才恍然想起是他崇禎五年典試浙江武闈拔取的某名舉人，因他曾代表諸同年，來請自己寫過篇武闈錄的序文，所以記得比較清楚。問他一向在那裏得意？今日之來，又有何見教，他臉露愧色，嚙囁地說道：門生是：新任本縣知縣。一聽這，道周立刻收斂了溫和的笑貌，顯出緊張嚴冷的神色說道：那麼，我同你現在是敵國之人了，你來見我做什麼？對方慌忙說道：老師千萬勿疑，門生此來是有個好消息奉告。

現在帶兵協助清都統葉臣攻徽州的督師張天祿，也是從前老師的門人！門生這個官，也是他念同門之誼才委的！他說他在明朝也做過總兵，受過朝廷大恩，降清也實是逼得沒法。聽說老師帶兵來此，非常踴躍，就打定主意率部反正。無奈部下都是雜湊隊伍，人心不齊，有許多人爲反正從前又上過許多當，說必須親見黃閣部一面，聽見他親口說招撫的話，才能放心，張督師本想親自來見老師，但身爲大將，未敢擅離汎地，爲的怕清朝的王爺們疑心，所以派門生帶了一封信來，說着從懷裏掏出張天祿的親筆信，裏面說了許多痛哭流涕，引咎自責的話。又說只要老師許其悔過自新，在隆武新君前替他先容先容，他不惜肝腦塗地，以供驅遣云云。話雖說得很近情理，但安知他不是設局騙我……

許虎臣見道周沉吟的神情，已猜透他的心理。又說道，張督師駐紮婺源部隊約有一萬名，都很精銳，只要老師允許他反正：他願出其不意地擊潰了葉臣的大軍，以解徽州之圍，以後他還願率部爲先鋒，從寧國宣城一路打出去，直搗南京，生擒洪承疇，以爲新君前的進見禮哩。明朝是個科舉世界，師生情誼最厚，安見得張許之反正不出於誠心；何況道周已打聽得婺源的清軍兵力雄厚，與自己臨時招募的烏合之衆不同；況且攻守異勢，要想以武力克服婺源是決不可能的，更不說救徽州了。站在這個無可奈何的局面前，對於許張兩人的話，便不信也得信。當下道周便與許虎臣約好了招撫的地點時間，還款待了他一頓飯，才讓他回去。許還答允明天來引路。

第二天，道周帶領幾個幕賓，方巾便服，跨著馬，跟隨許虎臣，抄了小路到清軍駐紮的地點。才到明堂里，伏兵齊起，幾個手無寸鐵的文人，束手受擒，許虎臣還到道周跟前下了一跪，說道，老師恕罪，我也叫做上命差遣，概不由己，門生只有來生做大馬填補老師了。說罷，掩面大哭。

對於張天祿許虎臣這類賣師媚敵的東西，想後之讀史者是無不同聲唾罵的，但我要替他們解說一句，假如他們不來騙他，或道周有知人之明，不落他們圈套，能不兵敗被擒或身死麼？不然，他還是免不了這種災厄的，不過死法也許不同，或慷慨陷陣而沒，或引靴刀以自刎而已。這是什麼話呢？原來他是個書生，毫無帶兵作戰的經驗，此來本無異於送死，而他之所以甘心送死，也是有所逼迫而然。當隆武帝建號閩中時候，兩湖，兩廣，雲貴，還是好好大明的江山。江，浙，皖，贛雖暫時淪陷，而義軍紛起，人心非常鼓舞。這時候，若以數十萬大軍出仙霞嶺，與江南各郡縣取得聯絡，直壓南京，則東南半壁，可以復爲明有。東南既復，長江以北各省，定必紛紛響應，滿清政府便有三頭六臂，也對付不過來，不逃回關外老窠，又待什麼呢？或者有人說這時魯王在浙東自稱監國，對閩方不是不肯相下麼？但先入關者王之，古有先例，隆武入了南京，拜了孝陵，便是名正言順的中興之主，那怕魯王不乖乖的拱手稱藩。那麼，明朝這一回的亡國之禍，也不過像我們夜間偶爾做了個噩夢，一覺醒來，依然是光天化日，喜氣融和，豈非天大幸事。這番話黃道周和當時在朝有識的大臣，早望隆武建議過，隆武

也是英明天子，這一著妙棋，也早在廟算之中了。無奈當時軍政大權都握在平國公鄭芝龍手裏，他只想盤踞福建的地盤，不肯犧牲實力，又得失心重的人，總不免首鼠兩端的怪脾味，初聞魯王虛聲大，便靠故人陳謙通線索，暗受魯王贈封；繼見清人實力強，又特同鄉黃熙允做牽頭，向清廷秋波遙送。隆武催他出兵，他老是兵不齊，餉未足，左推右諉。因為黃道周懸直敢言，有一回無意道着了他的心病，老羞成怒，用金錢收買學裏秀才們，鬧了個頗為激烈的學潮，幾乎給了道周一頓毒打。這好好先生見新建的天興府已無他立足之地，本想告退回鄉，又不忍朝廷的孤立。恰值徽州飛書告急，他便自告奮勇，出兵救援。鄭芝龍樂得借此拔除這根眼中釘。不發一兵一餉。道周只好領了隆武頒賜的空頭劄子一百道，紋銀二千四百兩和『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江北等處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長長的一個頭銜，踏上他的征途了。

到了延平，建甯，出示招兵，倒有幾個秀才帶了幾百人來投効。他的姪兒黃子淵，族孫黃堡，又帶來了幾百個漳浦同鄉來。隆武給他的那筆銀子不久用光，只好勸地方士紳捐助。這些士紳們造個園亭，不惜化上一萬兩萬，捐起這類愛國捐來，只肯十兩八兩，最熱心的也不過一二百罷了。據說黃道周前後所獲餉銀，始終沒有超過四千兩之數。兵額最多的時候，不過三千六百人，馬八九匹。這些義勇軍都來自田間，並無當時兵營壞習氣，可是，既不諳武藝，又缺少軍器，百分之九十九手裏一條扁擔，所以這枝兵在當時倒博得一個很漂亮的名號，『扁擔

吳』。

可憐這一羣天真朴魯的莊稼漢，激於一時的大義，一路櫛風沐雨，擔飢受渴，從漳州趕到新安，行了三千里路，個個走得足腳板底起泡淌血，顛跛着一步一步向前挨。路上喝了污水，人人患痢，又死了一大批。到得前綫，已一個個變成半人半鬼，試問這樣毫無訓練，疲癯殘疾的軍隊，那裏是清人的敵手？所以說黃道周的兵敗身擒或死，是必然的事。

黃道周被俘後，解到南京，下在南京府的牢裏。清朝內院大學士兼七省經略洪承疇，因與道周同鄉，派人勸道周雍髮投降，挨了道周一頓罵，又叫人勸他道，不肯雍髮投降也可以，但削光了頭做和尚，表示從此脫離世務（也就是表示從此脫離政治關係），便可恢復他的自由了。道周也置之不理。

典獄官名叫陳天樂，是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居心厚道，打發獄卒替道周收拾了一間乾淨房子，又自己出錢買酒買肉，款待這位尊貴的俘囚。相談閒，稱謂異常恭謹，滿口『老相公』『大閣老』，自稱『小吏』，叫他坐也不敢坐。道周倒給弄得不過意，對他說我本是待死之人，與你又是禮統的拘束，何妨脫略形跡，以便敘談呢。他的態度這才放得自然了些。

這獄吏見道周常在獄中寫詩，也把自己一本詩稿拿來請教。詩的工力的確不差，而且從詩裏知道他還是個善遊家。每有所遊，必紀以吟咏，故詩中只覺煙雲滿紙。他原是關中人，從前

也進過學，只恨功名蹭蹬，四十歲還拿不到一名舉人，從此便灰心舉業，以漫遊爲事。國難像一股滔天的洪水似的冲刷完了他的家業，又把他自關中故鄉淌到江南。因爲家有八十老母，無奈何才就此未秩，聊爲糊口。道周很契重他，喊他爲老名士。又說我倆這次的遭逢，可說是風塵奇遇，傳流後世，也是個小小美談呢。

一夜，兩人燈前小酌，談起山水來。道周說自己已會歷的名山如黃山、白嶽、天台、雁蕩等共有一十八處。東南名勝，算都收入詩囊。只可惜五嶽僅到泰山，其餘四嶽，尙無緣瞻仰。獄官道：

五嶽中以西岳華山爲最奇，老大人沒有到過，真正可惜。晚生原是陝西商縣人，離華山不遠，十年前去玩過一趟。

道周道：

——我從前因得罪朝廷，出戍辰州。爲了想遊四嶽，上表情願多戍一千多里，移到潼關。但爲人所阻，竟失去這個好機會。現在要請足下把華山的好處說說，聊當臥遊如何？

——華山的好處：在高，在險。獄官道：據志書上說山高五千仞，算來便有四千丈，五嶽中當然以此爲最高了。一過華陰，雲裏五峯，便已亭亭在望。山勢壁立而形四方，好似天工著意削成的。尤奇者，華山的對面是首陽山，一條洶湧的黃河，正從兩山谷間流過。似乎從前原是一座整整的大山，被什麼人一下子劈開來了。據士人說以前盤古爺第一斧劈開天地，第二斧

便劈開華山。但古書上又道：黃河的神恨華山當住他的道路，害他拐大灣走，所以叫巨靈神用手劈開的。到於今首陽山下還留有巨靈的足跡，手跡都留在華山頂上，便是有名的仙人掌。五個黃白色的大指印印在黝黑色的崖面上，歷歷分明，天樂也曾見過。

——這當然都是無稽之談，道周笑道。

——天樂也不信其爲真實，陳獄官道。不過，總非造化的大手筆，造化的大經濟，造化的大魄力與才情，也決安排不出這樣大的邱壑。老大人以爲如何？道周點頭，陳獄官又說道：自山脚到青柯坪，路還好走，越上便越難了。什麼猢猻，閻王塢，雖各大名山都有這套名色，而華山却可說是名實相符，幾千尺筆陡筆陡的山峯，也沒有什麼道路，只就石壁略施斧鑿，作爲磴形，才容得下遊人的足趾，手攀自上下垂的雞卵粗細的鐵鍊，一步一步往上爬，手呀，足呀，全身呀，一齊用力，一不小心，跌下深谷，包你跌成十七八段——我不能說粉身碎骨，却說十七八段，老大人一定覺得奇怪不是？原來人從絕高處跌下來，確有這個光景。聽說從前有人在華山失過腳，一個身體像被十萬斤火藥爆開，一支手膀飛上這邊山頭，一隻大腿，又掛上三里外的樹頂——無怪以前韓昌黎登華山，上得去，下不得來，發狂痛哭，投書訣別妻子了。這樣，鐵鍊，石磴，石磴，鐵鍊，一連要爬四五天，才到山頂，山上所有景色，像玉女洗頭盆，玉井蓮開十丈，又志書上所有的什麼什麼，據天樂看來，也都不過名山點綴而已。我認爲華山使我最高興的，使我永不能忘的，是日月崖看日月出沒。兩座色如積鐵的高峯，東西相對，渾似

一座雄關，把日月關在裏面。早晨放太陽出來，晚上放月亮出來。那氣象的雄奇，壯麗，靈怪，無法形容，只有教人叫絕而已。次則是晚間聽風雷的鼓盪。記得我在三茅洞道人處借宿，山高氣寒，道人的棲息所都照關中一帶窰洞的款式，睡的則是火坑。夜半忽聞鼓聲般般，頃刻間，轟轟隆隆，有似夏夜黑雲裏鬱久的悶雷，那雷聲時大時小，乍高乍低，咆哮着，怒嘯着，顛狂跳擲着，窟洞的窗子被打得格格地響，似乎整座山峯都動搖起來。我說怪極！怎樣這時候還有雷？道人說不是雷，是風，是山上的罡風，打入巖穴，沒法出去，所以發出這樣的聲音。差不多每夜都有……

陳獄官談過華山，接着談終南山，中嶽嵩山，談王屋山，五臺山。他的口才既好，又善於扼住風景的要點，用警策生動的言語表示出來，聽去不像在說話，只覺得滿耳高山流水，琴韻洋洋，把道周聽得精神飛越，一時恍惚身在深山古寺，與知心密友促膝深談，夜雨青燈，鬚眉澹古。只因陳獄官敘景的樂曲，每曲終了時，總要來這一段的複奏：『那景致的奇處，非言語所能形容，將來老大人親去遊過，才知其妙呢！』便嘆息道：現在還說什麼，我此願只有償之來生罷了。

——此願今生又何嘗不可償？聽說洪經略十分有意要保全老大人。老大人只須略爲牽就，不是立刻可以走出這個獄門麼，獄官說。

——他勸我祝髮爲僧，虧體辱親，以求苟活，將來豈非我一生令名之玷，我是不肯幹的，

他說着連連搖頭。

——「老大人莫怪晚生言直，你也未免太迂了，陳天樂笑道。從前孟夫子曾說：『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所貴乎大丈夫者，通權達變，不經經以守小節，而且社稷爲重，一身爲輕，名則更其次焉者了。從前文丞相還有黃冠歸故鄉之說，目前名士以避禍而爲僧者，據晚生所知，便有十來個，像故御史熊開元，也在休甯出了家，道號苦蘗禪師的便是。權宜祝髮，又有什麼要緊！」

——「文丞相後來還不是成仁柴市，他又何嘗真的出了家來？」道周說。

——「文丞相的時代與現在不同。陳天樂說時，輕輕走出門外，四面巡視一番，見沒有一個人，又進來坐在原處，說道：文丞相的時代與現在不同，那時宋室已覆於崖山，一點希望都沒有，所以他才肯死，現在東南半壁河山還依然無恙。老大人又何必以有用之身付之一擲呢？況且，陳天樂雖知戶外無人，還把聲音放低說道：據晚生所聞，浙閩現已復和，閩中鄂軍三十萬大舉出仙霞關，浙江方王兩部也有三四十萬，渡過錢塘江，不日合圍南京。滿州派來的駐軍人數本少，入關後享受太過，都不想打仗。聽說洪經略恐慌異常，準備撤退哩。天樂一介寒儒，失身胡虜，官卑職小，也說不上失節二字。但此心終不能忘却朝廷。老大人若肯一時從權，出此獄門，將來重登臺輔，總望俯念天樂今日一片孝敬的微忱，賞加提挈。如果老大人出去後，從此林泉高臥，或遍訪天下名山，天樂也是願意追陪杖履的……」

道周說，我從入此間，竟不知外面局勢變化至此，如果真如足下所言，則我亦何必……說到這裏，便戛然而止了。

黃道周自入獄以來，一心等死，無牽無掛，所以每夜睡眠反比從前在朝在軍爲安恬。這一夜同陳獄官談話後，心裏便像有了點事，上牀後，翻來覆去，再也睡不安穩了。

原來他平生最愛的有兩件事：第一是著作，其次是山水。他原是一個湛於經術，著作等身的人。所有的三易洞璣易象正等十幾種，都算是已泐有成書；但還有春秋表正，詩暑正兩部精心的著作，與諸生講學時，雖已提示過大綱，但尙無定稿。本想於罷官後，歸隱故山，專心撰述，可是又被這一回國變牽入政治漩渦。他死後，這兩書的精義，也只好隨自己永闕泉壤之間了。他一生淡於榮利，其登仕途，也不過學優則仕，原屬當時讀書人非走不可的一條路，況且還有致君堯舜，自許契稷，那一類書貳子念頭呢？成進士後，在崇禎朝做了十幾年官，所事之君，雖非桀紂，可也決不能說是堯舜。性情異常陰刻，多疑善忌，自以爲明察秋毫，其實糊塗透頂。對待大臣，毫無禮貌，宰相幾個月就要換一個。其餘各臣，一言不合，非殺頭，則廷杖。記得戊寅那年，滿州大舉犯關，京師震動，嚇得京裏大小各官，魂飛魄散，沒命的鑽謀外放，企圖逃此大劫。道周在故鄉聽了警報，反而挈帶妻兒，不遠數千里趕到北京，意欲與皇帝共患難，同生死。然而皇帝所報答他這一番惓惓忠愛之心的，却是辱罵，廷杖，遣戍三件。他